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五十六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八　　宋　衛湜　撰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鄭氏曰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書曰克明德慎罰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之又無賙餼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
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孔氏曰此一節論爵人及刑人之事謂殷法也周則
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
牛一武王騂牛一時冊命周公故特祭文武若諸侯
爵人因嘗祭之日故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
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是也刑人於市謂貴賤皆
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與衆棄之故天

子諸侯之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逢之於塗不與言放逐棄去不干及以政教之事田里所以安其身賙餼所以養其命皆是為生之具今並不與是不故欲使其生也鄭引虞書證經屏之四方量其罪之輕重合所適之處而居之也引周墨者守門以下明周家畜刑人與夏殷異也

延平周氏曰衆不足以知人可以知人者士而已故爵人則與士共之刑人則與衆棄之孟子言國人殺

之而不言國人用之以此

長樂陳氏曰爵人於朝周官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是也刑人於市周官鄉士遂士所謂肆之三日是也書之洛誥與祭統言爵人於廟不於朝周官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而不於市者命之於廟未嘗不論於朝親者在所隱不可慮之於國人凡此皆周制也

嚴陵方氏曰爵所以及有德陽之事也朝在南則陽之所也刑所以加有罪陰之事也市在北則陰之所也朝者士之所立故言與士共之市者衆之所會故言與衆棄之葢有德者人之所共予有罪者人之所共棄上言共下言棄互相備也凡此以見人君之所好惡非出於一人之私情爾畜亦養也謂之畜則所養者衆矣於公家言畜於大夫言養大小之别也至於士則又不嫌於不能養特遇之塗弗與之言而已

弗故生者使然為故弗故生則不使之生之謂也

馬氏曰爵者天之所以命有德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人心從則天意亦從故聖人之制爵刑不拂百姓以從已之欲而與衆共之也此與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同意公家勢足以畜之大夫勢足以養之士者其勢不足以畜不足以養故弗與言也夫自棄者先王亦從而棄之故屏之四方亦弗戮也自暴者先王亦從而暴之故

不及以政示弗生也然則好生者聖人之大德而自暴自棄者不足與有為也不足與有言也

李氏曰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蓋撻之將以達之使遵於善書之所以戒之使遠於罪故曰欲並生哉至於流則不欲其生矣故曰示不故生也流止於不故生至於放則棄之而不得以生矣

石林葉氏曰公家不畜者示不以國藏惡也大夫弗

養者亦不以家私惡也士遇而弗與之言者亦不以身親惡也

廬陵胡氏曰必共之者合公議也岳牧咸薦舜是也必與衆者不私殺人也亦弗故先儒云不欲其生也夫舜有五流即此屏之四方也舜亦不欲其生乎如使舜不欲其生意在殺之安得爲好生之德哉究經意蓋謂所以困苦之者亦若弗故生欲其改過乃若聖人之心則未嘗不欲其生也

劉氏孟治曰君天也君之喜怒賞罰天之雨露雷霆也福善禍淫天之賞罰也舉善去凶人君之賞罰也天豈能日求天下之善惡者罪福之人君亦豈能一一賞罰天下之善惡哉亦取其尤以示於衆而已爵人於朝所以勸君子士之所共樂也刑人於市所以懲小人衆之所共惡也君子聚於朝故爵人於朝衆人會於市故刑人於市以此見人君之喜怒非一人之私焉刑人者人君所以懲惡衆人所棄故公家及

大夫士皆遠之惟其所之言流放竄逐任其所往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鄭氏曰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

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

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

來朝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諸侯遣卿大夫聘問及自親朝之

事案聘禮記曰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為介有五

人其小聘唯三介故鄭知小聘使大夫也案昭三年左傳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鄭云晉文霸時所制也又案尚書五載一廵守鄭註云廵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虞夏歲朝也其聘問無文可知周禮大行人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是各以服數來朝也

長樂陳氏曰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諸侯之於天子聘所以通好朝所以述職通好不欲踈故比年一小聘述職不欲數故五年一朝其聘於鄰國之禮蓋亦如此故聘亦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亦載歲相問殷相聘是也書與周官先言朝而後言巡守朝於京師者也舜典先言巡守而後言朝朝於方岳是也此言一朝而繼之以五年一巡守者則朝於京師明矣五年

一巡守者虞夏之制則五年一朝為虞夏之制亦明矣　又禮書曰輕財重禮交人之道也聽命達言使者之事也三輔人語輕財曰聘則聘之為義可知矣古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曰問大聘曰殷既歳聘矣中復盛聘此周禮所以言殷相聘春秋傳所以言殷聘禮也左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則小聘之問雖不饗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

不郊勞其禮如為介三介然則小聘蓋亦卿爾以其與君為禮也鄭氏曰小聘使大夫其説無據聘雖有國者之禮而其下亦有焉故凡聘女曰聘問人曰聘是也春秋書王臣來聘八諸侯之臣來聘二十有五或稱名或稱字或稱弟或稱公子或稱公孫或稱人或不稱氏或不言使其褒貶輕重各稱其事非可以一端求也

嚴陵方氏曰朝必以五年為節五為天地相合之數

君臣之際有天地之義焉故其朝聘巡守皆取數以五為節焉言諸侯五年一朝而繼言天子五年一巡守與周官先言五服一朝而後言乃時巡同義疏數雖異先後之序一也聘義言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於天子言一於諸侯則不言者蓋天子則一而已諸侯之衆其相聘不止於一故也巡守四方亦止言一者自天子言之也

馬氏曰唐虞之制則五服以一服侯王而以四服遮

年而朝書曰五載一巡守而羣后四朝至於周則六服歲朝各以其服而來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以此推之則五年一朝者疑其殷之制也說者以為晉文公之制蓋非是也王制者記王者之制而以為霸者之制可乎

山陰陸氏曰五年一朝謂諸侯既更五年一同至京師所謂大朝會是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春秋傳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

朝以議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歲聘即此所謂小聘間朝即此所謂大聘或言朝或言聘其實一也再朝而會即五年一朝再會而盟即五年一巡守

石林葉氏曰康成以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六服以數來朝今以經傳攷之固如其說豈當時記者誤推晉文之制以為諸侯之於天子亦若此與至於五年一巡守而又與周異

者以虞氏之世法始成而未備則修五禮而廵守歲數周之世法已備而趨變既悉則脩法則而廵守歲䟽此諸侯之朝所以六年為限而王之廵守以十二歲為期

臨川王氏曰孔氏謂虞夏歲朝以尚書考之恐無此禮廵守則朝於方岳之下此謂五年一朝疑即是方岳之朝也

廬陵胡氏曰堯典五載一廵守羣后四朝鄭云虞夏

之制諸侯歲朝是也然鄭說孝經及熊氏說則皆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今考鄭意蓋謂舜時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歲一朝也鄭說合矣孝經註及熊說非也然鄭謂此大聘朝晉文霸之時所制則非案左氏昭三年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鄭據以為解不知子大叔之言乃諸侯朝霸主之法非朝天子也况文襄身不

肯朝京師豈能令諸侯朝天子乎夫襄王狩於河陽晉文帥諸侯朝於王所而已不朝於周也然則鄭註誤矣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鄭氏曰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

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岱宗東岳也柴祭天告至也覲見也就見老人也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所好者不正同陰律也

孔氏曰自此至用特一節論王者巡守四岳柴望及黜陟之事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正謂虞也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也案白虎通云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以此言

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云周十二年也歲二月者皆以夏之仲月律歷當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岱者言萬物相代於東方宗尊也岱為五嶽之首故為尊也燔柴以祭上天而後望祀山川覲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若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註云王巡守

至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宫以見之是也到方岳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岳於道路有百年者則王亦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廵守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也大師是掌樂之官令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君政之善惡天保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也命典

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好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僻之物是欲知君上善惡也典禮之官於周則大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蚤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禮鼓鐘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堯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小異而意同也大師云執同律以聽軍聲鄭恐以同為齊同此律故辨之

中山成氏曰天下廣大四方隱僻南面之君多行威福恐其不奉天子之制度故有廵守亦憂民之至也長樂陳氏曰廵守之禮凡大山川於其所至則望之故時邁言廵守告祭柴望也於其所過則祀之故殷言廵守而祀四岳河海也柴望先於覲諸侯尊神也見百年先於陳詩納賈貴老也尊神而後貴老貴老而後覲民事之序也陳詩以觀民風則觀其所習納賈以觀好惡則觀其所趨然民風有厚薄好惡有邪

正特言志淫好辟者以所觀者為淫辟故也陳詩納賈所以觀在下者之所尚考時月至於制度衣服所以觀在上者之所行考時月定日所以和天道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所以齊人道也蓋積日以為月積月以為時於月則考之於日則定之是考之於既往定之於將來也言禮樂制度則衣服舉矣又言衣服者蓋民德之不壹僭亂之所起常在於衣服之間尤在致詳故也　又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

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内之名山大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

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茆以辨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茆晉語所謂置茆蕝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為尸其言雖無經見要之宗廟之尸用同姓非宗廟之尸用異姓

嚴陵方氏曰天子分土建國命諸侯以守之未必人

人稱職也故五年一巡而省之巡守者廵所守而已葢諸侯非徒守天子之土亦所以守天子之法天子廵之將以脩其法而已天子之法至周詳矣方虞夏之際其為法尚未能詳故其脩之宜數也春自東方而東廵守所以順天時也行必以仲月者以見廵守之禮無適而不用中焉五月八月十有一月廵守其義亦若是而已岱宗者以其易姓則升此而告代故謂之岱以其為五嶽之長而衆山之所宗也故稱宗

於東言岱則知南之為衡西之為華北之為恒矣廵守必居方岳之下者依名山而居使諸侯知所趨故也柴而望祀山川即詩時邁言廵守告祭柴望是也以天之髙故燔柴以上達以山川之遠故望而祀之皆所以告至而已問百年者就見之所以乞老者之言也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師陳詩焉志淫言所志之淫好辟言所好之辟民

之所志所好不必皆淫辟然止以是為言者蓋觀之所以防其淫辟故也賈即價也王者必須歷以一天下正朔故巡守則考時月焉作歷者不能無贏縮及其久也日不能無差故巡守則必定日焉蓋考之慮其不一定之欲其無差律有陰陽禮有隆殺樂有清濁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文質未嘗同也此所謂同欲其同出於天子而已同出於天子則正於一故終言正之同則所以正之之故也

馬氏曰蓋先王巡守之所至必以其所至而告天也故柴而境内之山川又不可以不祭故望祀柴者言其達之以煙以其高故也望者非即而祭之以其遠故也陳詩以觀民風視其詩則足以知其風之美惡也若觀唐之風則好儉可知矣若觀陳之風則好淫可知矣賈者物之貴賤厚薄之齊也物之貴賤厚薄無常民之所好則物之賤者貴民之所惡則物之貴者賤民之所惡失其實則所志者淫所好者辟由其

上之人無其道以禁之也故命市納賈不惟俯有以知民之所好惡而仰有以察諸侯之政也考時月定日者所以示其東作西成之事而恐差其候也雖然歷象日月星辰君職者之事也然而先王巡守必考時月定日者蓋先王歲先頒朔於諸侯使諸侯受而行之巡守而考定之者又慮其得之不詳而候之差也度量權衡者律之本也而律者蓋度量權衡之所自出也於律則同之欲其有同而無異也禮樂者先

王之所以為教而以一民心制度衣服者先王之所以為政而以一民行政教者在上者之所出而諸侯則其法守而已故正之欲其有異而不敢同也

山陰陸氏曰東廵守至于岱句宗讀如宗祀文王於明堂之宗異於郊丘尊而祀之之名也故曰於郊也故謂之郊天一而尊故曰宗柴宗在柴上山川則卑而衆也故曰望秩秩在望下書於言宗柴故言望秩於言類言禋故言望而已亦以此

延平周氏曰告至然後覲諸侯神人之序也覲諸侯然後就見百年之有道者貴賤之序也就見百年者所以訪時政之得失既訪時政矣然後覲民風故命陳詩既覲民風矣然後覲民情故命市納賈以覲其美惡好非其所好惡非其所惡則志淫好辟可知矣而復言之者示其尤在所致詳也命典禮以考正之者乃其所終始者也定於考為詳正於定為略

石林葉氏曰春從東而始至於岱宗柴告於天也望

祀於山川告於地也或曰望祀或曰望秩者秩其無文而祀其在祀典者也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與此不同何也蓋洪水之流民方出於昏墊而舜之攝政亦以其時為未平也日月有不合則協之有不齊則正之度量權衡有未一則同之禮有未備則脩之王制所言治世已平矣故時月無不合慮其不合則考以成之日無不正慮其不正則定以齊之禮樂衣服無不備慮其有變革則同而一

之唯其洪水之後而其教詳故言度量衡在其中雖然舜不言衣服而王制特言正之何也蓋衣裳之備自虞氏始流及於三代則其文盛矣其衣裳備矣未見其弊舜亦不可得而正之及其文盛而弊也衣服有二而民德不歸於一此所以特正之也

新安朱氏曰五載一巡守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不徧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二歲巡守殷國殷國即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

也又云廵守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蓋亦循習將來故黄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永嘉徐氏曰時廵五載一講其諸有虞之制乎有虞之時一歲之間周徧四嶽蓋羣后四年一見五年而徧矣故天子一廵其守也夏暑祁寒南廵北守而不厭其勞矣夫豈不能養尊髙拱而坐撫萬方至於終歲勤動者所以省方觀民忘勢盡下廣民隱之未究也虞氏廵守之禮亦簡易而不煩其攷制度有經其

行黜陟有方因廵守之歲同其度量協其時月正其日脩其五禮命大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其攷制度有經如此削其不敬者黜其不孝者不從其流之畔上者討之有功德於民者從而加地進律其行黜陟有方如此然而一歲而徧四嶽王道以為兵衛寡而征求少斯言得之矣不然不幾於病民力乎至成周之世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蓋必十二年而一廵守者六年之間六服畢朝

之後而後王始時廵一年廵一方也然周時禮制繁重非若有虞之簡易矣文物益備兵衛益多君行師從雖欲盡一歲而徧之有不可得至其攷制度行黜陟亦視虞禮有因革損益矣攷之周官行人自一歲徧存三歲徧頫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脩法則十有二歲而後廵守之禮行焉則所以考制度者與虞異矣考之孟子論三王之地闢者則有慶田野之荒蕪則有責一不朝則黜其爵再則削其地

三則六師移之則所以行黜陟與虞異矣自武王定殷之後蓋嘗巡守而告祭柴望矣祀四嶽河海矣至成王非無行人撢人之官以巡邦國而周官所載撫萬邦巡侯甸以綏兆民則知聖王勤民切至如此非固曰遊豫而已穆王周行天下轍跡徧於四海而周道衰焉齊景公欲觀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琊以求比至於先王之觀而晏子為言天子適諸侯無非勤民之事豈徒為是逸豫以亂民哉秦皇登之罘

上泰山以刻石頌德舟車所至履危殆者數矣漢武三月之間周行萬八千里十三年之中徧於五嶽四瀆其荒唐益甚焉

長樂劉氏曰就見百年之老則民不敢慢於其親采察萬民之詩則國不敢瀆於其化觀其百物之價則民不敢淫於所好考其正朔之協則事不敢違於其時同其律度之程則民不敢輕於其信肅其宗廟之祀則下不敢忘於其先謹其禮樂之行則民不敢悖

於其中執其制度之常則臣不敢肆於其僭賞其功德之懋則下不敢怠於其脩凡是十者邦之大典也先王所以仁民之綱而御諸侯之大柄也既躬迪之以為教化又就考之於四方以行黜陟此成湯所以建中於民而歷年六百也

李氏曰陳詩以觀民之志而曰風者蓋政出於法度者日月時歲之所能齊律度量衡之所能一風出於德性德性有厚薄寛急先王不能一也要之不失法

度皆在善矣而其善不同故諸侯之詩無雅而有風詩以觀其志賈以觀其厚有德教則民之志不得以淫故天子有正雅諸侯有正風有善政則民之好惡不得以僻故物之靡者必徵害者必亡天子之於諸侯考其政教而已

鄭氏曰古者天子廵守徧歴四岳覲諸侯考禮樂制度正朔之外又就見百年者命陳詩以觀民風命納賈以觀好惡凡物之情僞俗之美惡政之善否民之

休戚無不知也天子之尊其勤勞如此後世既不能如古之廵守而以州郡之守鄉邑之長為親民之官漢世猶詔二千石出入阡陌勸農桑致勞來尚有古人之意

劉氏孟治曰古者宣民情以詩自公卿大夫士以至小夫賤隷皆得以陳君臣之失故民有怨乎其上敢言矣而不敢怨敢怨而不敢叛何者其中之所以蓄怨含怨於詩皆得以備陳矣命掌詩之官陳詩以觀

民風則下之情得以上通而上之有過亦可以自知矣納賈如周官司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知民情之好惡民心之向背繫焉天子觀此二者既有以自省諸已又有以察乎風俗於此則防民之淫禁民之辟皆可以次第舉矣後世禁民以言而民情壅焉而不通虐焉而無告奪民以利而耕者之不得食寒者之不得衣於是蓄忿俟間一旦決裂疾

視其上而賊其長吏豈獨其民之罪哉下有言而不得上通上有德意志慮而不能下達良由太師司市之官廢而民風好惡天子不得而知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亦悼詩亡之不可復見也王者之有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豈使國家異觀遠近異政命典禮考時月正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者凡欲其有所統一也況夫律歷之贏縮失其序則時月日律之失其度法度之不正則禮樂制度之失其

常故堯之命羲和敬授人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歳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皆此意也若月令之合諸侯制命百縣為來歳之受朔日乃飭司服具飭衣裳必循其故皆先聖之不敢忘況當巡守之時其可不揆而正之乎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

民者加地進律

鄭氏曰舉猶祭也不順者謂若逆昭穆流放也討誅也律法也

孔氏曰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削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絀以爵鄭註逆昭穆如魯逆祀躋僖公也釋詁文云法謂法度諸事皆是即大行人上公九命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之等

是也

長樂陳氏曰不敬則無禮矣不孝則不仁矣不從與畔則不道矣無禮未至於不仁不孝未至於不道此所以削地而後絀爵絀爵而後流討也削絀流討而繼之以加地進律者退不肖然後可以進賢故也易大有象先遏惡而後揚善詩巧言先如怒而後如祉鄉簡不帥教者然後論秀士樂正告不帥教者然後論造士皆禮意也

嚴陵方氏曰不舉其祭祀之禮者為不敬不順其昭穆之序者為不孝削地所以貶其國絀爵所以貶其身孟子言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者豈非夏殷之制異乎神祇衆矣止以山川為言者蓋諸侯之所守以山川為大故魯頌言錫之山川經又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皆此意也天曰神地曰祇此以山川為神祇者自其無所屈言之皆可謂之神自其有所別言之皆可謂之祇禮外也故可變

樂內也特可易而已此淺深之别從則隨而有所順畔則敵而有所逆言不從則未至於畔也特為不從而已所以為輕重之别也流則放之唯其所之討則以法致其誅焉夫廵守固所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也則其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必流討其君豈為過哉有功於民則加地有德於民則進律也孟子曰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此非加地於有功者乎樂記曰天子之

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此非進律於有德者乎

馬氏曰加地者益以地也進律者進以爵也夫有德者則進以爵而以律言之何也蓋律之猶言法也益以地進以爵皆以法而進之也若子男以五為節則進之以七侯伯以七為節則進之以九此其所以以律言之也

李氏曰周官以八則治都鄙而始言祭祀以馭其神

經言五刑之罪而莫大於無親無法次之無上為後此山川神祇有不舉不足以事神者也宗廟有不順無親者也變禮易樂無法者也革制度衣服無上者也其罪自重而至輕削以地未至於絀以爵絀以爵未至於君流君流未至於君討其法自輕而至重何也蓋罪之重者先王治之於其輕則不使至於重罪之輕者先王待之以重則使不敢犯其輕先王之流不從討不服非忿其無法雠其無上也以無法為傷

民故不得已而流之以無上為亂民故不得已而討之周官司馬九伐之法則言其詳而其所謂削之者蓋削以地也所謂眚之者蓋絀以爵也杜之者所謂君流也正之者所謂君討也夫不孝不恭不順不服者固不可一日容於盛世而其正之必俟於廵守者蓋見聖人仁於用刑之意故廵守也始於論言語協辭命諭書名聽聲音至於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而後王乃廵守其有犯王命者是亦不

可教矣先王之政已亡其餘澤已熄鄭人來歸祊而泰山之祀不舉魯躋僖公而宗廟不順杞用夷禮作淫樂而禮樂變易作丘賦聚鷸冠而制度革祭祀不舉而不能削其地宗廟不順而不能絀其爵變禮易樂而不能流華制度而不能討此春秋之所以作也石林葉氏曰王制所述多三代之制以三代右堯舜雖治天下無異道而教亦有不同者矣是以衣服制度上所以造治本也敢以其故而專革之是畔其君

畔其君則征伐之有辭矣是故其罪討禮樂自天子出所以飭治具也敢以禮爲常而變之以樂爲久而易之是不從其君不從其君則無以别於要荒之遠故其罪流至於宗廟之在其國以封爵而得立不能祀則不順乎親也故因其爵而絀之山川之在其地而得爲之主不能舉則不恭其祀也故因其地而削之絀也削也皆無功德於民其罪雖不均合而言之皆爲黜幽言也及夫有功於民者加地進律則所謂

陟明也加地所以為禄而禄則報功進律所以為樂而樂則彰德昔嘗有功而報之以禄矣今以功愈多而增之故曰加地昔嘗有德而賜之律矣今以德愈脩而進之故曰進律先王一出省方而風俗厚薄周於人諸侯黜陟詳於上此三代盛時天子視聽不出於旒纊而四海見於一堂之上者得其操術也

金華應氏曰王制所記四廵之禮與舜典所載無甚相遠也然帝舜之所行者脩五禮輯五瑞復五器上

下交際之儀温温乎其可挹也王制之所至則以削絀流討之罰警於先以加地進律之賞誘於後賞罰黜陟之政凛乎其甚嚴也夫舜豈全無黜陟哉特其德勝而不深恃夫法焉耳世之淳漓治之繁簡德之盛衰於此可觀矣

五月南廵守至于南嶽如東廵守之禮八月西廵守至于西嶽如南廵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廵守至于北嶽如西廵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鄭氏曰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

孔氏曰案爾雅釋山云泰山為東嶽郭註云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為南嶽郭註云在衡陽湘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人皆呼為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為名非從近也如郭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漢武帝以來始從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為西嶽郭註云在

弘農華陰縣西南恒山為北嶽郭註云在恒山上曲陽縣西北每五年廵守而歸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各用一牛故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又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各用一牛也然則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殷用六周用七也

馬氏曰自五月南廵守至於西廵守禮其禮則同而終之以歸格于祖禰用特者蓋言其廵守歲徧而歸

之必告於祖也

李氏曰田僕職曰以田以鄙則王之於都鄙未嘗無巡守而止言四嶽之諸侯者蓋先王之於畿內諸侯也有祭祀以馭其神則山川無不舉祭祀無不順有禮俗以馭其民則禮不得變樂不得易制度衣服不得革矣蓋聖人治之略則考之詳治之詳則考之略所以致四海於一堂之上也

延平周氏曰歸必告於祖禰者事死如事生也牲特

者約於事神則自奉者可知

嚴陵方氏曰天子之出必造乎禰及其歸也必假于祖禰出而造之所以象生時之必告也歸而假之所以象生時之必面也特一牛也用特以見約焉先王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所不敢約也然其約如此則巡守之不為煩費可知下文言造乎禰而已則不必用特也於用特而及乎祖則造禰之時不嫌於不及祖矣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鄭氏曰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

孔氏曰此一經論天子巡守之禮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出征也類乎上帝祭告天也鄭註云五德之帝應祭四郊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

是五帝之一緫云五德耳宜乎社者廵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罰得宜又社主乎地也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必歴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旣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唯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是類爲祭名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是宜爲祭名大祝一曰類二曰造

是造為祭名也諸侯將出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
伐之事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
亦告祖及載主也　皇氏曰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
於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令出辭别先從卑起
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
尊者之命為不敬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
横渠張氏曰類者與旅相似言既祭東方帝則東方
山川百神皆從而望祭所謂類者以一類祭也若非

時有事於一方則止以其方之百神從祭於一方之

上帝故亦言類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祝大師則先宜社而後造祖大

會同則先造廟而後宜社此先宜社後造禰蓋言軍

師之事與然天子諸侯豈特將出而有是哉於其所

至未嘗不類帝書曰至于岱宗類于上帝是也於其

所有事未嘗不告社禰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

于社是也帝非不可以言造以類為主社禰非不可

以言類以造宜為主　又禮書曰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祭之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守或以大師或以

大裁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造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為日月星辰蓋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類是禡為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稷宗廟非大裁則無類祭上帝非巡守之所至則無造祭書云至于岱宗柴詩言巡守告祭柴望此蓋造上帝之禮也巡守於其將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造上帝大

師於其將出亦類上帝於其所至特禡於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成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葢類禮也何則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乎上帝於湯之既受命則告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於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

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
月星辰於四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
嚴陵方氏曰前言巡守之歸而不言出此言出而不
言歸者互相備也宜造則諸侯之所同類上帝則天
子之所獨者諸侯以天子為天且以為降殺之别故
也經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其言正與此合
馬氏曰類者以其事類告於上帝其禮則略於祭天
宜者以事之宜而告於社而其禮則略於祭地

山陰陸氏曰類見曰類旅見曰旅類言上帝以為類而後可出宜言社以為宜而後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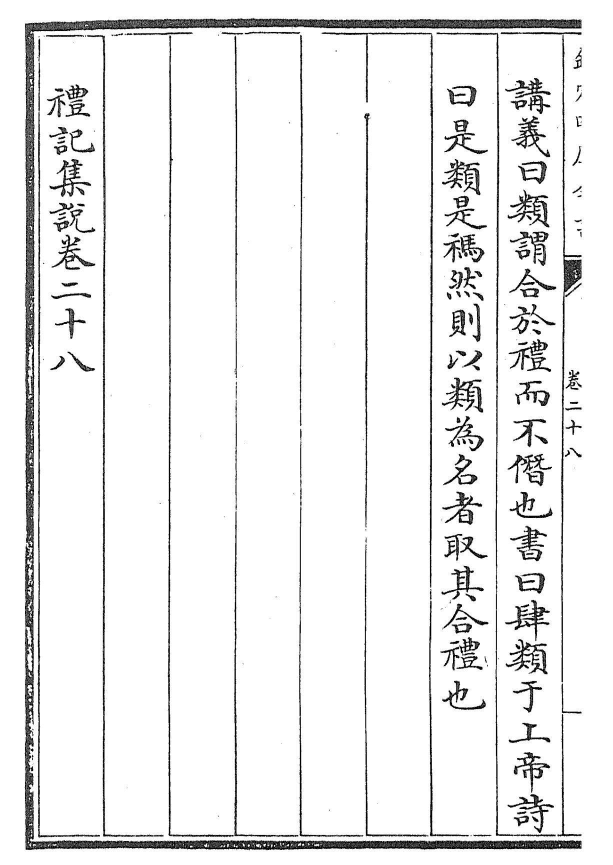
李氏曰類其禮有類於正祭也宜其義有稱於事也造造而告之也天神遠人而尊故言禮以致其敬地祇近人而親故言義以致其意於祖禰則以生道事之而已故告以道其事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尊卑之序也泰誓曰受命于文考類于上帝宜乎冢土告之先後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大祝之六祈其一曰類言雖有事而祈亦類於常禮宜者求其無所不宜故孫炎以宜為求見福佑也造亦六祈之數蓋求其有所至也帝者遠人而尊故以禮言之社者近人而卑故以福佑言之禰則親之而已故以所至言之

石林葉氏曰天子君也君則天道故類乎上帝諸侯臣也臣則地道故宜乎社其出必告故皆造乎禰其反必面故皆假于禰造者告其行也格者告其至也

舜所以攝政此一巡守而告於天皆言類者蓋舜之受禪天命也此巡守而黜陟亦天命也順天命以受禪行天命以黜陟皆以類相求也地理有宜而巡守所出皆理所宜行故於社皆言宜也周官大祝之六祈一曰類二曰造獨不及宜意猶類也書亦曰類乎上帝宜乎冢土則是其祭同於類禮而宜則言其意矣蓋古者君出於外必載遷廟之主與社之主於車有功而賞則告之祖有罪而誅則告之社示不敢專

也然則武王先受命於文考而後行類宜之祭王制則先類宜而後造於禰何也以其致親言之則先受命者所以尊祖考以其致尊言之則先類宜而後禰者所以親天地此武王之伐紂所以異乎王制之巡守也雖然祖考為親推其親親之仁而於内則主愛故出而造歸而格在武王之載於書則略天地為尊推其尊尊之義而於外則主恭故出而類宜至於燔柴望祀在王制之言於禮為詳



講義曰類謂合於禮而不僭也書曰肆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然則以類為名者取其合禮也

禮記集說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五十七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九　　　宋　衛湜　撰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徳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鄭氏曰事謂征伐柷鼗皆所以節樂將謂執以致命瓚鬯爵也鬯秬酒也得其器乃敢為其事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事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總名也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案漢禮器制度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鼗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揺之使自擊柷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寛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

以將伯子男之命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宗伯註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為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之賜則尚書大傳所謂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於周禮則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賜鈇鉞則謂上公九命者賜鈇鉞然後得專討晉文侯雖受賜弓矢不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

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鬯者釀秬黍為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鬯而已

臨川王氏曰䟽言晉文不受鈇鉞不得專殺然鄰國有此大惡雖不受鈇鉞宜亦得討殺之

長樂劉氏曰天子無征伐之事而與諸侯相見曰朝者五載一朝四時更至也因其朝而較其治否故考禮以觀其用中無過不及也正刑以觀其用法有義

不義也一德以觀其所執有中不中也三者皆協於中則不失乎為邦之道足以尊天子庇萬民矣於是天子賜之樂所以崇其德也諸侯之樂則將之以柷者軒縣之器備則其作也以柷先之伯子男則將之以鼗者軒縣之器不備則其作也以鼗先之必持所先以致天子之命而衆器從焉古之道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旅相聘也世相朝也若夫天子無事則與之相朝不特以世

而已考禮所以杜其僭僻正刑所以防其淫暴一德
所以同其趨向如此則禮刑正而無異政之國道德
一而無異教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書曰睦乃四鄰
以蕃王室此之謂也春秋書滕侯薛侯來朝穀梁曰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
也其言蓋本諸此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皆
以其所先者將之也下之獻上如此則上之賜下亦
如之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是下管合樂則擊柷

也周禮小師掌教鼓鼗柷敔耆睩掌播鼗柷敔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磬是擊柷者必播鼗播鼗者不必擊柷也傳曰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孝道備者賜之以秬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則天下無異法賜圭瓚然後為鬯則天下無異禮命之教然後為學則天下無異教

山陰陸氏曰相見主言天子見與不見在天子也考禮正刑一德主言諸侯固諸侯之事也

石林葉氏曰諸侯四時見於天子而禮雖不同合而言之皆朝也諸侯自相見亦曰朝者猶之公侯伯子男皆謂之君不害其同名也古者四時之朝皆有常期唯王有廵守征伐之事也則有時見殷見之禮非此則遣卿大夫士以聘問於王方其朝覲會同則所謂無事也先王於無事之時猶以為憂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一失名分則為亂故曰考禮刑所以詰姦慝刑暴亂一過用法則為虐故使之正刑德所以先

身而化民不齊則疑衆駭俗故使之一德諸侯朝而
三者備莫不知協力以尊天子此先王之所以能守
成功也雖然於考禮而不言樂於正刑而不言政於
一德而不言道何也蓋樂自上賜政自上出道自上
揆非諸侯所得專而禮刑也下所執守德也已所闕
脩於禮能考則樂達而可廣也於刑能正則政成而
可報也於德能一則道行而可以同俗也堂上之樂
以祝將之故賜諸侯堂下之樂以鼗將之故賜伯子

男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何也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舜所以治神人作於堂上者也鼗鼓柷敔笙鏞以間所以治鳥獸作於堂下者也堂下之樂為甲以鼗將之末必有柷堂上之樂為尊以柷將之亦必有鼗至於方伯則不特賜樂而已賜弓矢鈇鉞使之得征殺也賜圭瓚使之得為鬯也蓋征者上伐下之辭敵國不相征

馬氏曰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皆所以為朝也禮與刑

天子之所出而諸侯則謹其法而已所謂一德者使之同謀協慮而不敢有二心也凡此皆所以尊於天子征與殺先王所以致天討弓矢鈇鉞皆先王之所以致天討之器諸侯必俟天子之賜然後得以征伐者蓋臣無有作威而所用則唯君之所賜而已以征對殺則殺為重以弓矢對鈇鉞則鈇鉞為重諸侯之出討有罪未賜鈇鉞而有所不敢殺則亦征之而已

記曰獻莫重於祼傳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之矣則是鬯為禮之至也孔子亦曰鬯者敬之至也以鬯為敬之至則天子未賜圭瓚則諸侯有所不敢也雖然宗廟之禮不可廢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而所用者璋瓚而已

延平周氏曰考禮正刑言其在外者一德言其在內者出禮則入刑出刑則入德故其序如此禮非諸侯之所可制者衆矣獨以鬯為言者借莫借於祭鬯者九獻之首而芬芳下達於淵泉為諸侯者其道足以

首出於一國而其德足以下達然後賜以圭瓚使自
為鬯不爾則資鬯於天子示其所以事神明者不足
於已而有待於上也
嚴陵方氏曰考禮者考天子之禮而行之也正刑者
正天子之刑而用之也行天子之禮則禮樂自天子
出矣用天子之刑則征伐自天子出矣禮樂征伐皆
出自天子則諸侯豈有異心者哉故能一德以尊於
天子也夫朝所以明君臣之禮正尊卑之位而已故

言朝則以尊天子繼之柷敔皆所以合樂而為之始也以樂之始者將之則樂之終者從之矣凡欲省而不欲煩故其所將者如此是禮也言侯伯子男而不言公者於侯言諸則公在其中矣弓矢利以用於遠鈇鉞利以用於近征者以行於遠為主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殺者以制於近為主故賜鈇鉞然後得專殺鬯即秬鬯也秬黍一稃二米和氣所生以為酒曰鬯以其至和之氣鬯焉故也資言取彼以利此

李氏曰先王之制器無非隂陽之理也凡聲陽也隂陽有時而通因用隂以招陽方者陽之象也柷方而二尺四寸以為廣三八之數也尺八寸以為深三六之數也陽成於三而八六少隂老隂之數以陽之成必隂所以合樂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宫

鄭氏曰學所以學士之宫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

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之事此是殷制故鄭氏引書傳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云天子畿内千里百里為郊聘禮註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知者以書序君陳分正東郊註云東郊周之近郊蓋五十里今河南

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亦然

鄭知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

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

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

西郊下文具也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鄭註云明

和天下者謂使天下之人習學於此悉皆明達諧和

也頖是分判之意故為班案詩註云築土雝水之外

圓如璧註又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註不

同者此註解其義詩註解其形也

横渠張氏曰此小學是教國子胄子之幼小者未能入大學則其學在宫之左右此言大學在郊非天子諸侯所視之大學所視之大學必在國中無有在郊之理此大學即郊學也對小學而言大爾非國子胄子俊造所居但國之設學校必欲均故於四郊為之立學學者之就學無甚逺之差也逺郊近郊必各有學但以井邑多少地里近逺而設必處其均郊學則

鄉遂大夫教之國中大學則天子諸侯所自視者也
郊學雖非俊造國胄之所居亦有時而往如行禮於
其間使不帥教者觀之辟廱周天子之學也頖宮周
諸侯之學也辟廱之制必是水中心為辟廱環水之
外四面者四學也故言東序西序辟廱最尊處中必
禮先聖先師於其間故言臨廱拜老漢禮猶然周以
前四學之內無水亦必無辟廱歷代或尚左或尚右
置瞽於其間則謂之瞽宗說禮者見頖宮周學也遂

以為天子之學此又錯亂也

長樂劉氏曰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則其所有之民未始不教之以五品之道故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唐虞尚之矣奚俟於天子之命哉此經謂立小學大學於國以登其鄉之賢能養而成之薦之於王以為士大夫也此所謂天子命之教者乎

長樂陳氏曰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

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

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遠之於成均取爵

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

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頖宮則泮水也其制半於辟

廱而水蓋闕於北方也諸侯樂縣闕其南而泮水闕

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而存南所

以便人之觀也頖宮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

事於上帝則於此先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亦設於頖宫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宫南之小學歟餘見後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說禮書

嚴陵方氏曰命之教然後為學所以一道德也言小學在左則以見大學之在右言大學在郊則以見小學之在國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若洒埽應對之類則小學之道也若致知格物之類則大學之道也小學之道方生而進大學之道

已成而定方生而進者宜養之於內已成而定者可達之於外故或在國或在郊者以此為制也非特諸侯為然雖天子亦然舉小以見大也必在宮之南者即文明之方故也然以虞殷之制言之則如此或謂諸侯之大學在郊小學在國蓋選士由內以及外理或然也以夏周之制言之則如此謂之大學小學則天子諸侯之所同謂之辟廱頖宮則天子諸侯之所異同焉者道也異焉者制也以義言之辟主法言其

立於禮辟主和言其成於樂天子之為學所以教天下者如斯而已諸侯之為學亦莫不以禮樂教之然其為教也視天子為未全故以類言之曰宮則以有堂室與阼處學者故也言諸侯之處學者如此則天子可知

山陰陸氏曰據此天子大學蓋在郊矣先儒謂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則學非一處也以予考之虎門之側正在王宮南之左其小學與盛德篇曰明堂

者所以明諸侯之尊甲也外水曰辟廱然則明堂在國之南大學又在明堂外與靈臺同處蓋相望也尚書大傳曰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則小學在國中為宜故小學在王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其在東郊西郊又非此學也經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案天子養三老五更於大學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合而養之又在東序文王世

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是也　又新書曰五帝大學謂之成均三王大學謂之辟廱經天子曰辟廱董仲舒曰成均五帝之學是也盖以天道設教者五帝也故大學曰成均以人道設教者三王也故大學曰辟廱天任道故於學言成人任法故於學言辟天任理故於學言均人任情故於學言廱也然五帝三代又各以所尚為大學之別名虞氏尚孝故云米廪夏后氏尚功故謂之序

殷人尚聲故謂之瞽宗至周人則其文備矣故兼四代之學而言之天子謂之辟廱諸侯謂之頖宮不別名者以示與三代共之也故詩曰鎬京辟廱而明堂位曰頖宮周學也天子之大學在國小學在郊故下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諸侯之大學在郊小學在國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是也詩之泮水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言邁則泮水在郊明矣天子之大學在國

者言流化欲自內出以及於諸侯諸侯之大學在郊者言流化欲自外入以接於天子也此說天子大學與前牴牾與陳氏方氏合

臨川王氏曰古之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中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歷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

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以道也士之奔走揖遜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俱有以異乎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遺俗咏歎

之不息凡以此也　又曰天下不可一日無敎學不可一日廢於天下王制所謂命之敎然後為學者何也曰學固不可一日無於天下然其敎不可不資之天子資之天子道德所以一也命之敎然後為學禮乎曰立諸侯矣未有不命之敎而不得立學也蓋古之立國也必資禮於天子所謂命之敎矣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

告

鄭氏曰禡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馘或為國

孔氏曰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祭之事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爾雅多為釋詩然類不皆為師祭但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謂之類以巡守事類

告天亦謂之類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肆師註云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其神蓋蚩尤或曰黄帝也受命於祖謂出時不敢自專有所禀承祖禰皆告以祖為尊故特言祖即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據告行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却本初時受命受成之事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

定受此成定之謀於學也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於學以訊馘告先聖先師也訊言也是生而可言問者馘是死而截耳者釋菜奠幣案大胥職云春入學舍菜合舞文王世子云釋菜鄭註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唯釋蘋藻而已無牲牢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註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

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幣帛無用菜之文也熊氏以此為釋菜奠幣者獻俘馘之禮也是牲牢菜幣皆有之註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也又禮先師不云祭則似但有菜幣未必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釋奠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執訊獲醜小雅出車篇在類獻馘魯頌泮水篇

長樂陳氏曰造乎禰則造於祖可知受命於祖則用

命於社可知受成於學則謀始於朝可知類宜造禡
先後之次受命受成尊卑之次訊者問以言馘者截
其耳釋奠於學而告之者以學者文德之地征者威
武之事於其文德之地告以威武之功以明用武以
文任威以德而已此僖公所以在頖獻馘而國人頌
其允文允武也訊馘之所告非不及廟社以其因言
辟廱頖宫之事故特稱告學而已
又曰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

祭蓋使有司為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甸祝掌
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馬周官所謂表禡誓民
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
先爟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貉祭者不特
為禱而已也類宜造解見前
嚴陵方氏曰自造乎禰而上則凡出之時所同也故
前於天子將出亦以出言之自禡於所征之地而下
則惟征之時所獨也故此於天子出征然後言之夫

天子出其禮如此則萬乘之尊一人之貴不可輕舉妄動故也禡必於所征之地者以見其臨事而懼也生致之而可以問其罪曰訊死致之而效其左耳曰馘所以告成功也禮先聖先師而以成功告之則以功成乎材而材成乎學故也

延平周氏曰受命非不於禰也以禀於尊者為主受成非不於朝也以謀於衆者為主訊馘之所告非不及廟社也以受成為主

馬氏曰既曰造乎禰又曰受命於祖何也蓋天子之出征必先造乎禰而後受命於祖者示其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受成於學者受成謀於學也資之於學然後行則所謀必當所出必有功有功則不可以不報故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此所以報之也

山陰陸氏曰於上帝為類則於禰雖直前可也不言祖以此該之有所告而之焉謂之造於其所征罵焉謂之禡罵若武成所謂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

川曰今殷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之類

臨川王氏曰受命於祖此即載主而受命用命賞于

祖是也上已造乎禰疏云即是造禰非也

李氏曰師出則受命於祖遂奉命以出曰用命賞于

祖是也師還則受成於學詩曰矯矯虎臣在類獻馘

是也雖然先王之所謂成者非特克敵而後謂之成

也六月之詩言北伐亦曰既成我服此所謂成者武

之成而已訊辭之未從者也蓋小人之智不足以知

君子馘斷其耳以其無聞也先王之執有罪以其無
聞無知而已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
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鄭氏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
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庖
今之厨也不敬者簡祭祀畧賓客
孔氏曰自此至覆巢一節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無

事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為田除害故稱田也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此註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周禮春曰蒐以下大司馬職文又鄭釋癈疾云歲三田謂以下乾豆三事為田也然當以此經註為正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二為賓客中殺者也三充君庖下殺者也案穀梁桓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

死速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骼死差遲故為賔客
下殺中腸汙泡死最遲故充庖厨又車攻毛傳云自
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
髀達於右髃為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賔
客尊神敬賔之義田不以禮殺傷過多暴害天所生
物以禮田則下文是也
長樂陳氏曰蒐苗獮狩必法於田故皆謂之田田有
三禮故謂之三田則猶祭八神謂之八蜡也田必於

無事之時則異夫好田獵畢弋不脩民事與喪蒐者也乾豆所以祭祀祭祀而後賔客賔客而後充庖此頤卦先所養而後所自養之意也祭祀賔客以上殺次殺充庖以下殺厚所養而薄所自養也周官大宰之九式先祭祀賔客之式而後羞服内饔先祭祀燕飲之割亨而後羞膳籩人醢人先祭祀賔客之薦羞而後内羞鹽人先祭祀賔客之鹽而後王之飴鹽是亦先所養而後自養之意也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悲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是亦厚所養而薄所自養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事謂喪荒之類天子諸侯於無事之歲然後田則其田也可謂有節矣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則田所行之時也乾豆賓客充君之庖則田所為之事也所行之時有四所為之事有三故曰歲三田也與易言田獲三品同義所謂三田如是而已公羊氏以夏不田誤矣夫乾豆所以奉神賓客所以奉人充

庖所以奉已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故其序如此
周官祭祀賓客羞服之式其序其義與此合所謂乾
豆者何也上言乾則知豆之實為醢下言豆則知乾
之用為籩矣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
實上言籩人以見醢人所掌者為豆下言醢人以見
籩人所實者為乾王制言豆而不言籩周官言籩而
不言豆亦互相備也且籩之為器編竹為之所宜者
乾物故四籩之實皆脯鱐乾薧之類豆之為器刳木

為之所宜者清物故四豆之實皆菹醢醓醢之類祭祀之物不止於籩豆之實而此止以是為言者蓋田之所共者止於是故也若鼎俎之實則牧人共之而已

馬氏曰謂祭無益故無事而不田曰不敬謂暴無傷故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無事而田非以從獸無厭蓋田者所以供祖廟可田而不田則是謂祭無益也故曰不敬田雖以殺為上而殺之中又有禮焉故曰不

以禮雖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取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天子諸侯閑一時田春蒐則不苗苗則不獮獮則不狩狩則不蒐春秋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講義曰田不可廢亦不可過唯不可廢故無事則必田無事而不田是不知事神接人之道斯爲不敬也唯不可過故其田必以禮田而不以禮是荒於田獵

斯為殘暴天所生之物也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鄭氏曰合圍掩羣為盡物也綏當為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佐車驅逆之車

孔氏曰綏是登車之索緌是旌旗名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註云有虞氏當言緌是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緌故鄭荅趙

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弊謂仆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也大司馬云乃設驅逆之車註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欲止之時名不同案大司馬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獲禽獸將畢放火焚萊而後止夏車弊註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謂獵人殺禽既畢布列車乘總驅禽獸而後止秋

羅弊註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冬
徒弊註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是四時不同也
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
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
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
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謂冬獵時
然則大綏小綏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
熊氏曰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不合耳若諸侯

唯春田不圍夏秋冬皆得圍亦不合耳故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此諸侯是畿内諸侯為天子大夫者故曲禮云大夫不掩羣

嚴陵方氏曰合圍謂合藪澤而圍之也掩羣則掩禽獸之羣而已此大小多少之别也亦見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辭天子殺則下大綏大夫殺則止佐車者田車之有綏田者執之以升降也田車之有佐田者用之以驅逆也下綏則示其不復有升降之節也止

佐車則示其不復為驅逆之備也既殺而獲禽獸則不復有升降之節與驅逆之備而田之有節固可見矣於大夫言佐車則天子諸侯所下之綏皆正車也以大綏言天子以小綏言諸侯以佐車言大夫又所以為重輕之别與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者蓋尊卑先後之序也大司馬之車弊亦若是已言百姓而不及士者以士之卑與百姓不必為先後之序故也既曰田又曰獵其實一也

馬氏曰自天子不合圍至百姓田獵此田以禮之事也天子勢足以合圍故曰不合圍諸侯勢足以掩羣故曰不掩羣此非特田之以禮又示其有愛物之仁也曲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與此不同何也蓋曲禮者周制也其禮則致詳言國君春田不圍澤則知天子得圍澤也言大夫不掩羣則知諸侯得掩羣也殷之制則致寬故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也

山陰陸氏曰此正田獵之時也即春田國君不圍澤大夫不掩羣且天子言合圍不言圍澤大天子也車所乘也貶於下綏鄭氏謂佐車驅逆之車佐車有非驅逆之車故曰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謂之驅逆驅而逆我然後殺之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廬陵胡氏曰綏登車索也已殺獵止之時不復驅車故下之下謂執綏不抗而弛綏也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抗謂不下也此云綏故下云止

佐車皆一類也鄭云緌作緌有虞氏之旗也案明堂位夏后氏之綏故鄭引之彼論旌旗以綏為緌可也此論獮止弛綏及止佐車皆是車一類不必易為緌也鄭多改經文非也鄭又謂下為弊云弊仆於地也案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謂田罷致禽於旌旗也植立也田罷當立旗豈有弊仆於地之理又可見綏非緌也先儒云此冬獮之時也則大綏小綏是夏殷之法故秋冬田皆用緌異於周春夏田用緌也且鄭

既以綏為有虞氏之旗則夏殷周安得用之今云夏殷秋冬用綏周春夏用綏又明此大綏小綏非綏也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鄭氏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麛卵胎夭未成物重傷之也殀斷殺也少長曰夭覆敗也

孔氏曰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為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謂十月時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也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初也豺祭獸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有漸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其鳩化為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鷹化為鳩則八月鳩化為鷹也故周禮司裘中秋獻良裘註云中秋

鳩化為鷹是也罻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罟謂之羅
草木零落謂十月時月令季秋草木黄落則十月時
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
官民緫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
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也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謂未十月時也十月則得火田矣故羅氏蜡則作羅
襦註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
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不麛不卵據春時特甚

不殀夭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麛夭鳥翼鷇卵是春尤甚此註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既云獸長麛夭夭與麛相連故鄭云少長曰夭

長樂劉氏曰天生萬物以時聖人贊之以德地生萬物以氣聖人贊之以禮德正於內則時罔不和禮正於外則氣罔不順和順鍾於萬物則生成不失其宜和順浹於人心則動用不違於法此聖王所以盡人之性於上而盡萬物之性於天下也堯舜禹湯文武

之為道莫不以是先焉乃能嗣天以仁而使萬物各正其性命也故取之各有其時則物得以曲遂其生而材無不成矣用之各有其制則民得以禮節其欲而德罔不礪矣

延平周氏曰獺祭魚而下主言秋冬不麛不卵而下主言春夏若獺祭魚者莫非感陰氣之肅殺若麛與卵者莫非感陽氣之發生先王輔相天地而育萬物有道也

嚴陵方氏曰獺祭魚蓋孟春之月也豺祭獸蓋季秋之月也魚陰物也其性隨陽而上春為陽中魚於是時則易取焉故獺祭魚而入澤梁者因以為取魚之候也獸陽物也其質乘陰而成秋為陰中獸於是時則可取焉故豺祭獸而田獵者因以為取獸之候也虞澤虞也周官有山虞有澤虞月令於季秋之月言草木黄落蟄蟲咸俯則凡此所言皆主季秋可知然考之周官則有不合特殷之制異耳麛卵巳見曲禮

士不取麛卵解然經言秋宜犢麛又言非以卵則麛卵非不取也亦禁之使有節而已不覆巢者不特惡傷其孚乳而又惡其盡物之利焉且巢以仰承為順故以不覆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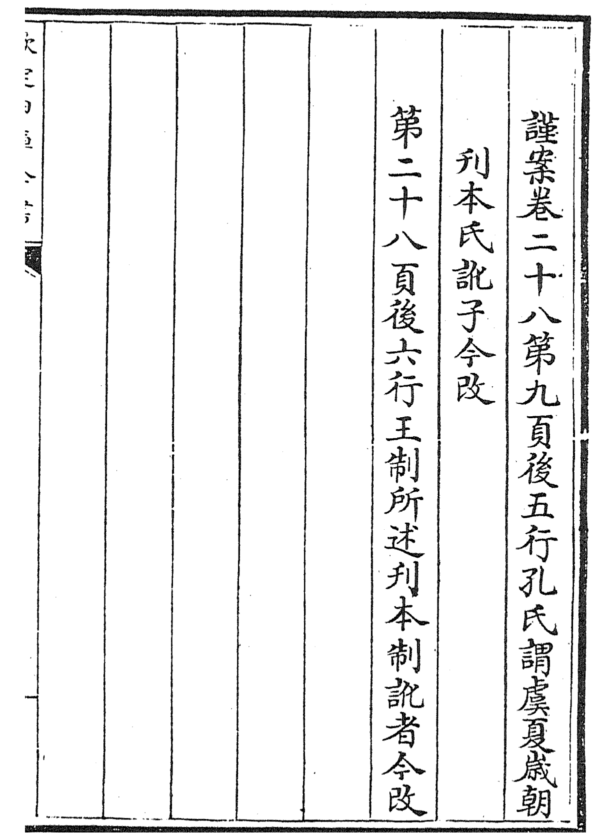
山陰陸氏曰不直言入澤梁者雖入猶有紀極獺祭魚十月豺祭獸九月鳩化為鷹八月也舉其重者於其舉重淺言殺物君子之詞也退草木在下賤之也其直言入山林亦以此爾雅曰火蟲為狩即此所謂

火田然則季春出火為焚也為耕而焚非為獵而焚也即經應焚顱問昆蟲蟄否是之謂不知務辟尚迷卵尚暗先王於物無不致意焉不言孩蟲言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嫌也不言飛鳥言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不嫌也據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言胎在天上言卵在麛下閔胎卵也一則在上一則在下亦互相挾著一視同仁不麛不卵矣又不欲殺胎也雖不殺胎殀夭亦不可雖不殀夭覆巢亦不

可

長樂陳氏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後蟄者畢故也然孟春啓蟄而周禮中春之田有火弊者焚圃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月令仲春禁焚禮也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非禮也春秋之時楚子田使齊侯戴燧此火田之所用者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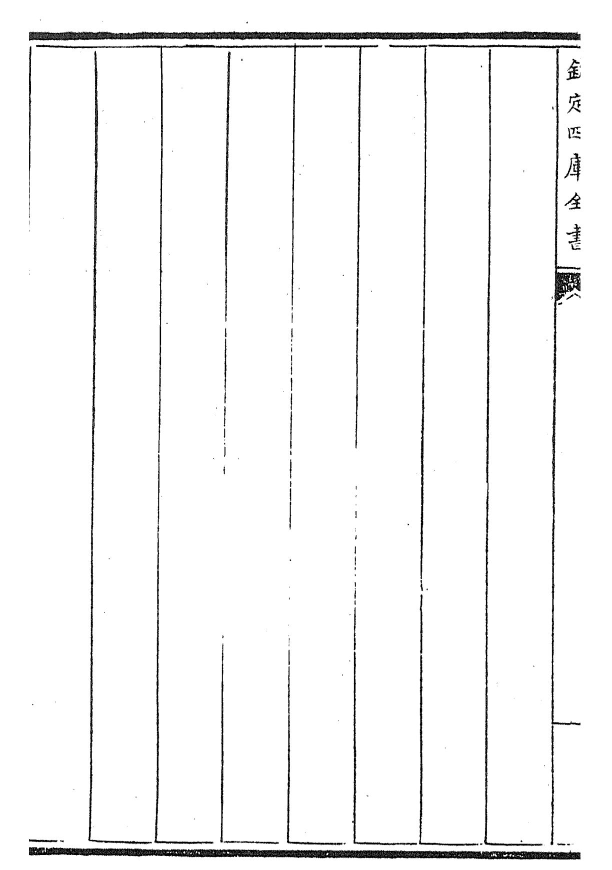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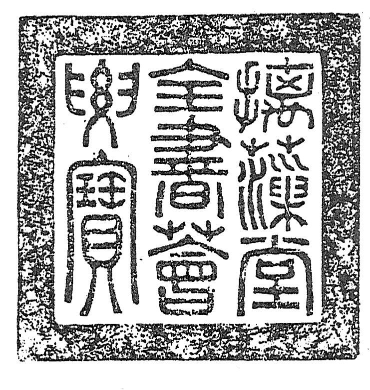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十八第九頁後五行孔氏謂虞夏歲朝

刊本氏訛子今改

第二十八頁後六行王制所述刊本制訛者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肯勵